

傳輪 翻歡
閱流 印迎

蔣主席誓詞

和平統一

守法自強

救國之道在和平統一，禦侮之要在守法奮鬥，
統一爲和平之基，守法爲奮鬥之本，望我全國同胞
一致努力於和平統一守法自強二語，以達救國禦侮
之目的，永作中華民國雙十節之誓詞，共矢勿渝，
中華民國二十年雙十節蔣中正。

再版敘言

同人等痛東省之淪亡，觀倭奴之猖獗，目皆曾裂悲憤，欲絕然愛國有心濟世乏術，爰盡微力藉効蟻忱。廣羅曰：人謀我之證據事實及國內名論箴言，與夫今後國人應謀自救之道彙集成冊，從事宣傳，藉促國人共惕時艱。

惟同人等財力有限，雖竭盡棉簿，僅集洋百六十元付印千冊，分送後承各界熱烈贊助，紛紛輸將，故有再版之舉。書中內容除原有以外，並加補充，惟田中內閣奏章因外間單行本甚多，故亦刪去。此版紙張係採用瑞典紙，蓋欲求分送普遍起見，不得不減輕成本也。同人等草創此舉，疏忽難免，謹以真摯熱情，齎諸志士之賜教焉。

發起人

李華陳陸沈張晏

剛芙淡消嘯志

爲影亮如蠻虎強

贊助人

沈鴻初	李香琳	李秀卿	李起元	李益三	李白甫	李厚法	李紀法	朱祥應	朱少臣	王中寶	王德茂	王義發	王祥茂
胡漢卿	胡來峯	竺志和	金寅生	金采三	周廉生	周世元	周竟水	周理堂	周士彝	周承衍	吳棟蓀	汪子雄	沈廣生
張起雲	張鑑泉	張之泉	張緒勳	張永良	張道中	施德興	俞南軒	洪鳴盛	馬盛謙	范懷卿	范國華	胡希仁	胡秀夫
屠企伯	高子英	高楚卿	陸仰喬	黃楚衍	黃元充	曹恭裕	陳隨停	陳賢常	陳晉泉	陳國棟	陳鎮星	徐芙孫	柴安心
鄧伯雄	潘廣裕	潘桂棠	潘志強	趙玉德	葛勝年	鄔志堯	楊榮昌	楊寶甸	楊寶齡	傅嗣型	許松林	屠鶴年	屠鼎芳
嚴斌棠	韓大鏞	魏昭谷	戴晨曉	戴逸琴	戴翹霖	虞元慶	歐陽豪	鄭鼎丞	鄭桂發	鄭知林	劉德興	劉人鈺	樂葭堤

目 錄

日兵蹂躪瀋陽情形	一
傷心慘目	七
日軍踐踏下之瀋陽市	一〇
日軍橫行於吉敦路線	一三
日本暴行激起外僑義憤	一五
日軍虐待僑胞之慘狀	一六
朝鮮亡國後慘狀	一八
亡國病已深入膏肓	二一
暴日在華新聞事業	二七
關於日本對東北經濟侵略的兩個統計	二八
中日兩代表在國聯舌戰詳誌	三〇
馬占山虞電	三四

馬占山謝珂通電冰天雪地孤軍抗日·····	三五
張發奎請率師赴黑·····	三八
張發奎再電請纓援黑·····	四〇
民族英雄馬占山將軍傳·····	四二
馬占山訪問記·····	四三
馬占山孤軍血戰記·····	四七
沙寨孤軍半月苦戰記·····	五一
憂國心長北洋代院長王季緒絕食·····	五七
血書勸食·····	五九
省鎮中學生爲蘄求和平絕食·····	六〇
銀行公會致和會書·····	六二
上海各大學教授二百餘人致和會全體委員書·····	六四
實現團結通電全文·····	六七
四全大會發表對各宣言·····	六八
經濟絕交·····	七三

抵制日貨之大成功·····	七四
我們國民外交第一步的勝利·····	七六
蔣主席在京市黨員大會演講詞·····	八〇
日軍強佔瀋陽事件·····	八二
江橋之役·····	八五
國際法上之抵貨觀·····	八八
關保障佔領·····	九三
論保障佔領·····	九六
救亡禦侮與教育改造·····	九八
國人的危機·····	一〇二
現在國人可以覺悟矣·····	一〇六
罪言·····	一二一
中國怎樣找出路·····	一二六
我們如何能救國·····	一三三
精神力救國·····	一三七
袁道豐·····	九三
明 養·····	九六
章淵若·····	九八
沈碧濤·····	一〇二
高永晉·····	一〇六
柳詒徵·····	一二一
王逢王譯·····	一二六
尤懷皋·····	一三三
姚安之·····	一三七

抗日救國之事例	一四〇
救亡誓言	一四四
個人之極度犧牲	一四九
民族之戰鬥性	一五二
中日作戰觀察	一六三
日禍之由來與中國應取之方針	一七三
敬勗今日之青年	一八三
愛國青年年所應努力者	一八六
國民對當局應有之諒解	一九一
國民應一致注意外交	一九四
民族自信力之鐵證	一九八
滿洲事變與國際聯盟	二〇一
馬占山通電警告暴日	二〇七

日兵蹂躪瀋陽情形

(錄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時報)

西塔預設大砲

蓄意攻城已久

殺人放火劫掠

殘暴曠古罕聞

日軍于十八日夜十一時許開始進攻，一般人所聞之第一聲巨響，爲十一時十五分，蓋用炸藥轟炸南滿路長春線柳河鐵橋之聲，該橋距瀋甚近，卽日方所指爲被北大營吾軍炸毀者，第一聲鉅響後，遂繼以大砲，砲位似設於南滿站日兵營附近砲子墳地方，在商埠及城內間砲彈由空中飛過之聲，係向北大營方向射去，榮氏時在私宅，當卽用北平長途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並請示應付方法，其時北大營駐軍長官，由電話中向榮請示，榮令以全取不抵抗主義，繳械則任其繳械，入佔營內卽聽其侵入，并告以雖口頭令亦須絕對服從，少頃，據報日軍已進入最西邊之營房，營內吾軍遂由後門退出，日軍卽將該營房，縱火焚燒，榮氏因在私宅不便乃入城至長官公署，其時朱光沐，王旅長，毛旅長，吳泰來，楊政治，黃顯聲均到，據報迫擊砲廠及火藥兵工廠均已被日軍襲擊，故由公署至電政管理處，由長途電話向副司令報告，副司令諭仍取不抵抗主義，當砲聲起時，卽找王交涉員，此時王始趕到，由王及曹科長向日領事詢問日軍此舉究屬何意，領事

館云，該館亦正向軍官探詢中，現不能答復，更詢日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亦答不知，時已在夜十二時後，吾方通告日領，望於五分鐘內答復日軍行動真意，過時即由吾方通告各國領事，不再負保護僑民之責任，日方請多予五分鐘時間，準可答復，但經過一小時，仍未得答復，日軍行動亦未停止，吾方更用電話催詢，日方云，刻正在招集軍官會議辦法，會議結果即通知，吾方於此時將日軍情形通告各國領事，旋得日領事答復，謂其會議結果，以軍隊既已出動，制止甚難，并謂當不進城，榮臻及省主席臧式毅會商維持城內辦法，日領雖云軍隊不進城，但吾方即閉城門，日軍亦可用砲擊毀，不若開城，聽其如何，時近拂曉，日軍竟由西南角城牆壞處入城，在城上開機槍一排示威，遂將無線電台佔領，榮氏正擬一電稿，預備報告副司令，因電台被日軍佔領，無法拍發，忽憶及副司令宅內有新由華人自造之小型無線電機一架，用電燈之電力，即可拍至北平，乃找來使用該機之人，使之拍發，果能達到，時張氏已在發表號卯電，日軍入城後，旋將張氏私邸（即帥府）及長官公署省政府等各機關佔領，該小型無線電機，亦被佔去，瀋陽與張副司令之消息遂斷，榮氏被同僚勸之離去公署，以免危險，榮遂在臧主席宅改着便服，回本宅探視，甫回宅，日軍即來搜查，榮由後門逸出，乃父於十七日做壽，尚有來賓數人在宅未去，與榮氏之弟二人及來賓張鴻儒，李錦章，劉毓麟，王保亭，鄭昭敏

，及聽差一人，共八名，同被日軍細綁而去，榮父及女眷，於日軍進入時，亦由後門逃出，故未及難，日軍遍搜一過，亦即離去，少頃即帶載重汽車四輛復來，將榮宅雜物載去，不便帶者搗壞，同時被日軍搜查者，有前任主席翟文選宅，翟本人被其拘去，于珍及吳泰來之子亦被拘去，朱光沐宅及翟于吳之宅內物品，亦與榮宅同等待遇，曾任口北鎮守使之韓雲鵬，在六國會館前被日軍擊斃，傳聞迫擊砲廠李廠長及省府課長一人亦遇難，帥府什物全被載去，十九日臧主席再向日領探詢真意，覆稱關東軍司令本莊，定於十九日下午來瀋，俟其到後始有辦法，本莊到後，更向日領詢問，稱刻正會議，至夜間得覆，請會議結果，決定對中國軍政當局不談判，維持治安，則可由本地法團出而接洽，二十日由日軍派高級軍官通知臧主席三條稱：（一）治安問題，准中國編警察六百名，分駐原有六警區，由現任瀋陽縣縣長李義主持。（二）十九日起各商家須一律照常開市營業。（三）治安責任由日軍担負，至此吾方官吏已無行使職權之希望，榮等遂設法脫險來平，化裝一僕役人模樣，趁日軍開城行人擁擠之時，持菜籃作出城買菜模樣，始得混出，繞至極遠之處，超過南滿路達皇姑屯時，爲二十日下午一時云云，并聞兵工廠現存步槍八萬枝，機關槍四千挺，飛機廠有新舊飛機已裝成及未裝者，共二百架，現在能用者六十五六架，彈藥糧秣被服迫擊砲各廠，合全部損失在一萬萬元左右，憲兵司令陳

興亞調查中村案回瀋被阻，於前晚趁車先行，至唐山西某站與榮氏專車相值，改登榮車同行去平。

（帥府警察目擊談）又據由瀋逃出之帥府警察趙金山口述瀋垣當時被難情形，趙係於二十日清晨，由瀋易裝逃出者，所述各節，均屬自擊實在情形，分錄於後：

日兵在西塔早已架大砲，當十八日夜晚十時，日本守備隊司令突有電話致瀋陽城內邊防司令長官公署，限四小時讓出瀋陽，事前并派副官到北大營與王以哲旅長接洽，索要兵房，王婉言謝絕，日副官無語而退，乃至十一時二十分，突聞西塔日本兵營發有砲聲，彈過處樹葉颼颼作響，落地發火而不爆炸，彈均落於北大營內，各營房即起火，蓋所發者爲燃燒彈也，日兵在西塔早已架有大砲，並向北大營測量準確，平時覆以鉛板，防人注意，因平日早有準備，故當時彈不虛發，日軍見北大營火起，即由馬路灣十間房等處向大西門整隊出發，經過三分署門前，投擲炸彈兩枚，未傷人，警察完全繳械，六分署警察稍有抵抗，日軍以機槍掃射，當時警察慘斃者十二人，日軍至此，又分爲兩部出發。

北大營前屍體堆積如山，以機關槍之一部，開赴北大營，在營門兩旁架設機關槍，營內起火，士兵紛紛奪門而出，日軍在門前以機槍掃射，我軍駐北大營者第七旅王以哲

之一部，因奉命不准抵抗，當時飲彈而亡者，屍如山積，約有千餘人，日兵另以步騎之一部，開入大西門，三經路各要人公館均被搜索，當時貴重財物被搶走者，計有七汽車之多，日兵並縱火焚燒糧秣庫，同時迫擊砲廠亦由日軍把守，小西邊門一帶之電桿，均被日兵及朝鮮人砍倒，中國郵局及商家之自用載重汽車多被搶走，中國商店完全罷市，惟郵局尙能照常辦公，城內之朝鮮人，即在十間房一帶，大肆搶掠，對華人任意行凶，副司令公館預先得有報告，大元帥五夫人即避入南關天主堂，日兵當以各公館爲兵士駐在所，所有看守之僕役等，一律驅逐，不准攜帶物件。

邊署職員被禁學校被佔城內頓陷紊亂 邊防司令長官公署，亦由日兵五十人把守，署內職員一律囚禁，臧式毅一度被禁，王以哲曾率北大營及東大營之第七旅殘部，出北門向東北去，有與第二十旅會合說，兵工廠由日兵把守，各文化機關如東北大學，同德學校等學生被逐，校舍改爲日軍官駐所，官銀號邊業銀行及一切交通機關，同歸日兵佔領，惟中國銀行未入日人之手，但自封閉，停止營業，城內立時陷於混亂狀態中，中國商民死於流彈者甚多，郵局旁，鼓樓，小西邊門等處，比比皆是，死者屍身，無人掩埋，現仍棄於道左。

穿軍裝華人慘死極多逃難不能攜帶財物 瀋垣警察或被擊斃，或被繳械，現城內已

無中國警察，各街市站崗者，爲便裝之日人及朝鮮人，日人有槍鮮人無槍，左臂均纏綠布紅字之符號，上書預備軍人字樣，凡中國人而着軍裝者，均拘押或槍斃，無人倖免，有穿馬袴者，若遇日兵，卽死於刺刀之下，第五中隊憲兵死傷甚衆，城內時聞槍聲，城外則有砲聲，係日兵用以示威者，二十晨紡紗廠起火，無人施救，恐將全部被焚，中國人之出瀋陽城者，至城門時，有日人及鮮人檢查，不准攜帶財物，如違卽沒收，並不准二人同行，如私帶武器，卽將人物扣留嚴懲，逃難者極夥，均係隻身出城，衣物皆不敢攜，日軍之大本營，在鐵道線之開原，公主嶺，長春，四平街，蓋州，營口，遼陽，千金寨，鐵嶺等處，司令部則設於西塔，預定與瀋陽舉發，故以上各地點，同時均被日軍侵佔。

壯士暈厥

足球健將莊世鴻

暨南大學學生抗日救國會軍事部長莊世鴻，因工作緊張，四夜未睡，昨日正值指揮該校學生義勇軍操練時，精神錯亂，揮拳動武，以同學爲日軍，拚命格鬥，大顯其踢足球時之好身手，後由該校糾察隊向前解釋，乃痛哭而暈厥，嗣經該校校醫注射針灸，方漸清醒，但不知一般閱情逸致，不知亡國痛者流，對之作何感想。

傷心慘目

(錄雙十節生活週刊)

刻骨銘心！

沒齒不忘！

十九日長春傳營長陣亡，全家老幼十七口均遇害，五齡子亦被破腹慘死。

日軍強佔瀋垣後，即挨戶搜查，并強拉壯丁赴郊外，逼令掘壕築壘等工作，違即槍殺。(以上九，二十，哈爾濱電訊)

瀋迫擊砲廠三百守衛殉難。

日軍槍殺皇姑屯警察十二名。

北大營爲東北軍第七旅駐紮，日軍用迫擊砲重砲猛烈轟擊，全部焚毀。士兵數十人同時殉難，東北大學亦被焚燒一部，學生稍與抵抗即被槍斃，我方警察死八九十人，民衆傷亡尙無確切統計。(以上九，二十一，北平電訊)

瀋來旅客談，十八日瀋起黃霧黑風，日軍襲攻時，商埠損失最大，除軍警外，商民死者大約數百，行路人遇日兵，言語不通，動輒刺擊，衣長衫者尤險。

各機關牌匾及黨國旗被搗毀，改懸日旗，兵工廠存槍砲三千萬圓，連日被日軍運往

大連。(以上九，二十一，天津電訊)

日軍二十日起在遼吉所佔各地，大捕青年學生，或辱或殺，謂將割除反日種子，對傷兵亦令斃之。(九，二十，北平電訊)

瀋一中及三中學生趙某等九人二十二日逃平，據談，余等省破家亡，已無歸路，日軍對青年學生，萬分仇視，見之即任意屠殺，省立女師及同澤等女校被日軍包圍，一女生徒外逃，即被擊死。

日軍佔新民屯後，迫令各商民懸日旗，不准閉市。(以上九，二十一，北平電訊)，日軍以機關槍隊之一部開赴北大營，在營門兩旁架設機關槍，營內起火，士兵紛紛奪門而出，日軍在門前以機關槍掃射，我軍駐北大營者為第七旅王以哲之一部，因奉命不准抵抗，當時飲彈而亡者屍如山積，城內之朝鮮人即在十間房一帶大肆搶掠，對華人任意行兇。

瀋垣警察或被擊斃，或被繳械，凡中國人而着軍裝者，均拘押或槍斃，無人倖免，有穿馬褲者，若遇日兵，即死於刺刀之下。(以上九，二十四日，北平通訊)

東北大學文理學院學生趙新民向記者述該校所遭及日軍奸污女生之情形頗詳，足以代表日軍暴行之一般，趙謂當十八日夜間，日軍開始動其殘暴行為時，全校同學均集於

宿舍，驚懼與憤慨之念，交熾於胸中，未幾聞喊殺之聲與槍聲由商埠漸逼漸近，突見日軍及便衣浪人二三百名，由校外蜂擁而入，槍聲亂發，用刺刀木棍揮打各生，驅使即刻離校，稍一遲迴，即遭慘殺，女生宿舍係在另一院，同時亦被侵入，侮辱威嚇，較男生尤甚，當時逃出之某女同學曾目覩日軍獸行一幕，有附中一年級陳女士者，年纔十五歲，因訪大學部女生某士未歸，即與某女士同處一室，日軍闖入，艷陳之貌，強行奸污，某女生年長於陳，且善運動，膂力甚強，靚狀情急，持窗台花盆猛擊日軍，日軍被擊大怒，即用刺刀刺女士之腹，登時腸出流血而斃，類此之事，到處皆有，言畢愴然泣下，聽者無不切齒。（九，二十五，天津通訊）

嗚呼！全國同胞，永遠勿忘東北同胞的哭聲慘呼！

賢哉臧母

古來城亡俱亡 寧死不要簽字

（北平九日無線電）日本佔領瀋陽後，即幽囚遼省主席臧式毅於南滿站，並絕其食，迫令簽字承認肇事責任在我方，臧不允大哭，謂老母七十，欲得一面而死，日員將母送往南滿站，令臧一見，並令母勸臧，臧母云，古來城亡俱亡，爾寧死不要簽字，日員在旁聞言。垂喪而退，旋遣其母他去。

日軍踐踏下之瀋陽市

(錄十一·六·新民報·)

全市淒慘不堪入夜槍聲四起

北寧行旅面帶憂色檢查甚厲

嗚呼！日人以亡國待我東北民衆矣

瀋陽十月二十八日通信：日軍自以武力侵佔瀋陽後，對於我國一切，無不肆意蹂躪，破壞關於軍事上之布置，防禦工作，日在積極進行中，記者日前再赴瀋調查，見全市淒慘情況，誠令人不勝今昔之感，茲將在瀋時之耳聞目睹，詳誌於下，以爲關心瀋事者告。

皇姑屯爲行旅刀山 北寧路巨流河至皇姑屯一段，久處日軍暴力之下，所有往返旅客，悉須受其嚴密檢查，盤問，東行車一過新民站，乘客無不惴惴自危，面帶憂色，互稱『快過刀山，須加小心，』人人翻箱倒篋，行檢自點，凡有帶銜名片信封，均向窗外擲棄，如被日軍搜出，卽有性命危險，迨車抵巨流河，有日憲兵四五名，偕中日浪人各一，登車巡視翻搜，胆小者見此洶洶之狀，稍露恐驚顏色，倘不幸被其發現，無論男女，均令袒衣檢查，來蹤去跡，盤詰不休，記者親見同車旅客被其扣留本車者，共計六名，